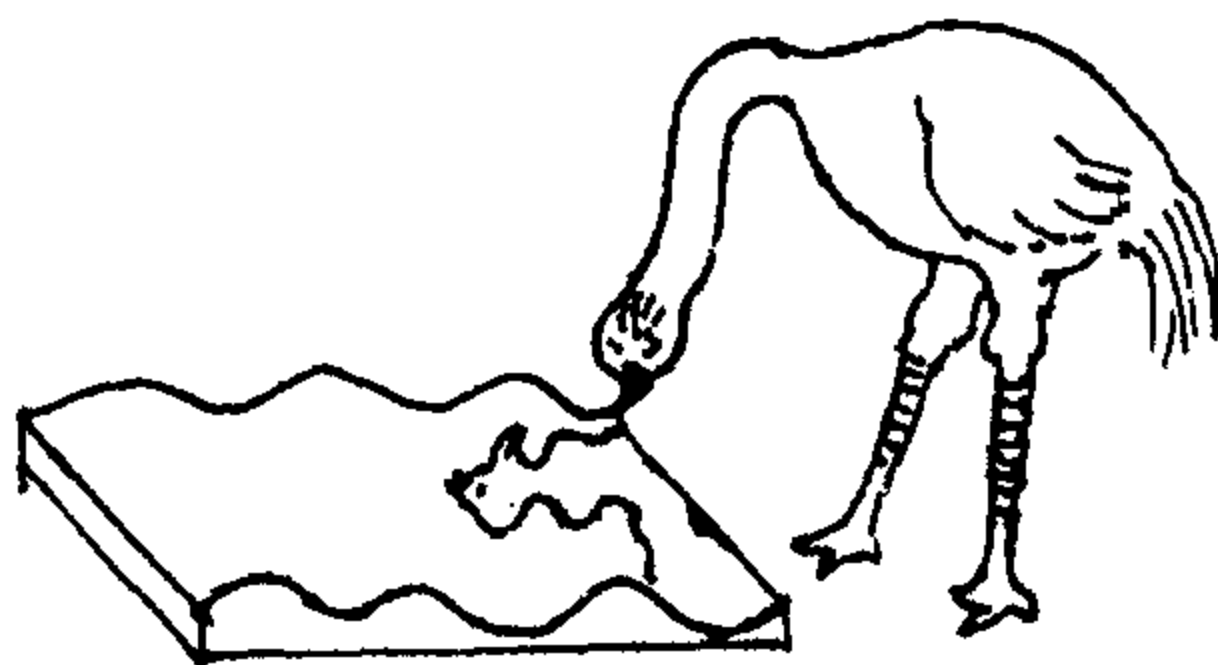


哈哈鏡



佳佳

過完四年愚蠢的日子，真正有意義的收穫乃是為自己的將來摸到了一個大致的影子，每個人至少知道了自己不該去做什麼事。四年之後，不再有人想去改造他周圍的環境，甚至也不再有能力去改變自己，未來最重要的是儘快把自己安放進一個環境中——不管自己是不是真正喜歡的——去作一些「正規」的事情。

回想四年中的變化，一年級時，在新鮮之餘，大概都只能在李大刀的刀口下掙扎，二年級也許是讀書比較穩定的一年，三年級開始有人對讀書愈來愈有興趣，有人愈來愈沒有興趣，各種潛伏的個性逐漸顯露。四年級以後，選課的自由使得每個人的態度易發明顯。目前大致而言是這樣的：最多數的（約十四、五人）是準備將來作應用物理或實驗物理範圍內的工作。這是一門很快便能發現自己有所貢獻的工作，當然就業的考慮也是主要因素。也有五、六個對理論物理有興趣，大概都是些有沈思（或日幻想）「氣質」的傢伙。而有意將來從商的四、五位。什麼也不想幹的六、七位，其日：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，以有涯追無涯，殆矣！他們只作（而且敢去作）自己想作的事。他們生活中值得的事情，也是一些有起伏，有高潮，但很快就能有答案的，譬如一盤圍棋、一場電影、一套武俠小說，或是一覺飄花夢……。對了！對了！立志結婚的好像也有五、六個吧？

每個人對自己的選擇都可以扯出一篇道理，為金錢、為安逸、為精神價值、為尋找自我……，任何答案最後都歸結到這樣一個問題：「人為什麼活著？」——有誰能回答？

所有的選擇，沒有任何好、壞的價值差別，每個人都只是想生活得與其內心一致而已。只不過這樣一個選擇却要花上四年時間以及其中無數的懷疑、徬徨與痛苦……，所以我稱之為愚蠢的日子。

× × × ×

我們不太注意的另一個問題是：清華物理的老師又是怎樣的一群人物呢？咱們系裡目前有三十位教授級的老師，有博士學位者二十六、七人，平均年齡在四十歲以下，其中搞高能的8人，固態8人，原子核5人，X—光2人，其它單項7人。這至少在台灣是難得的，不過這是否代表我們受到了最好的物理教育？好像沒有人這麼自信。問題是因為我們學生不行？還是因為一種社會潮流？這群大人物對我們到底代表什麼意義？

要想把老師也作一分類，多少是有點傷感情的事，不過從他們對學生的態度來看，約有下列幾種：第一種覺得學生都只會說些傻話，無聊透頂，懶得與學生囉嗦，自己作研究、交報告，比較重要，學生的問題是學生自己的問題。第二種人物較多，他們教書認真，課餘還會請學生吃飯者，如果學生有問題找上門，實在推脫不掉時，就會幫你忙。第三種是有點太熱心的，舉凡有關課業的座談，課程的安排，學生的問題……等事無論大小都看作是自己的問題，他們以發展中國科學教育為己任，以提高物理系學生水準為重擔。不過這種理想主義太濃厚的人，到頭來，對學生多所不滿，因為不能達到他們改造的要求。如果純以他們教授觀點來看當今許多學生的現象，恐怕只有世風日下之嘆了。

他們認為自己教書認真，循循善誘，却始終無

了解爲什麼學生都這麼這麼笨？爲什麼每次考試出了些簡單的題目，學生還是不會作？他們把學生的心靈、智慧發展、學習過程都想得太單純了。

× × × ×

學校是一個小型的社會，老師與學生是這社會中的兩個階層，在我看來確實有些代溝問題存在。彼此都有些事情讓對方無法了解。在六〇年代的美國校園裡，學生們是以暴亂和血肉的衝擊，才讓尊優處貴的教授們注意到了學生的感受——一種多麼痛苦與愚蠢的辦法！不是嗎？……

學生與老師的關係中至少有一些是必須共同接觸的，譬如課程與教材，兩方面對此都常有意見。學生方面，大抵都只是限於自己體驗到的若干不滿處，而有一些理想的建議，這只是一個年輕人對周遭的敏感。過不多久，他就會發現到任何建議都是「茲事體大，從長計議」，以後再有什麼不滿，就只剩下像我這樣的挖苦話了。老師方面，總是認爲現存的教科書與其頭腦中已建立起來的物理系統不相一致，認爲許多缺點是難以忍受的。有些年輕力壯者，自然就有着書立言的衝動，總想改造這種「

環境」，於是乎而有基物講義之誕生。這本講義強調標榜的是數學少，物理敘述多，以及物理之一貫性等等…。

他們這種改善的企圖誠然令人感動流涕，不過，那些特點好像有點被過份強調了。我是認爲，唯有物理學多，學全了以後，經過反省才能有（也一定會有）一種真正的結構感，對一個完全初學者，企圖以一種好像連續的次序來建立物理知識，結果，不過使學生人云亦云而已，沒有太多必要。況且由目前一般學生的傾向看，物理知識的本身似乎比知識的系統對他們更有意義。

要比較的話，像費曼、俄儂索芬、柏克萊、麻省，那幾套叢書中許多的優點，現在基物講義裡都找不到了。古今中外無數學子沒有「基物講義」並未減少他們對物理的了解，而何苦不辭辛勞另編一套呢？（想不通！）

我的駝鳥式結論是：沒有一本教科書是好教科書，也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改進一本教科書而不損及學生學習的彈性。那本「基物講義，只是虛功原理的一個特例罷了。



自物理中落，已數閱寒暑，而人心惶惶，日甚一日。

生既被當，盤桓湖畔，頓足噓唏，顏色憔悴。師見而問之曰：「汝何故悲於斯？」

生曰：「三分之二也。」

師曰：「汝勤學乎？」

生曰：「非也。見日暮途窮，是以無心向學。」

師曰：「汝試言之。」

生曰：「君不見美元貶值，出國匪易；君不見台澎人滿爲患，謀生艱難。而一張大嘴喋喋不休，幾具小口嗷嗷待哺，益惆悵而獨悲。」

師曰：「方今學府亡師，工廠無主，持小善者率以錄，名一藝者莫不庸。值此舉賢納能之際，何患日暮途窮？但患汝業之云能精也。」

生曰：「吾聞之，爲企管者日進萬金，爲經濟者富冠群倫，安能以卓犖之才而折居企管、經濟之下乎？」

師莞爾而笑，去而歌曰：「人生幾何逐浮雲，曷不委心任飄流；實迷途仍未遠，道遙遠尚可追。」